

責任編輯：張旭婕

歷史空間

扭曲的惜才

李恩柱

對國基的人，皇帝雖然很生氣乃至生出殺氣，內心卻對他們有感情，常常放一馬。這一點，和他們用強硬手段對付「謀反」的人是有些不同的。乾隆對李侍堯就是一例。據說，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污索賄一案敗露後，經欽差大臣和初審，定為「斬監候，秋後處決」，但大學士、九卿奉旨核議時，認為應從重，改為即行斬決。覆審報告送達皇帝那裡，辦事果斷的乾隆皇帝不再果斷，而且相當猶豫。為甚麼猶豫？因為李侍堯乃乾隆的寵臣，乾隆帝不想讓他這麼死掉。乾隆最看重的不僅在於李侍堯對自己的忠誠，也看重李侍堯的能力。他曾多次當著其他臣子的面表揚李侍堯「天下奇才」、「最能辦事」、「最會辦賈」，言外之意「人才難得」。一般而論，對領導寵幸、看重的人，集體討論其善惡美醜時，討論云云，只是一種形式，討論者往往只是如女性地揣摩領導意圖。因此，當大學士、九卿會審認為李侍堯應「請從重立決」時，乾隆很不滿意。皇帝不滿意，但又不想拋開「尊重律例」這塊金字招牌，同時又需要裝出傾聽「眾議」的姿態，沒完沒了地討論便是持有權力者愛用的一招。沒完沒了的討論，會使人精神懈怠、崩潰，最後順從權力的意志，使權力者滿意。不满意的乾隆，又命令「各省督撫議」，而督撫依然是「咸請如大學士九卿議」，主張從重處理，判斷立決。就在乾隆有點傷腦筋的時候，江蘇巡撫閔鄂元當時他還在安徽巡撫任上)主張給李侍堯一條活路。據《清史稿》

云，閔鄂元是窺得了皇上的真實意圖——「寬待侍堯」，所以，他才別出心裁，與眾不同地認為：「侍堯歷任封疆，勤幹有為，中外推服。請用議勤、議能例，稍寬一線。」閔鄂元做這樣的表態，並不是毫無所據的亂說，而是有《大清律例》的「八議」做理論依據。所謂「八議」，包括「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資」等內容。《大清律例》的「八議」對象，實際說來都是統治集團的「親賢勳舊」，他們即使犯了法，執行過程中的程序也與芸芸眾生不同，法理上獲得特殊待遇。「八議」的好處究竟有哪些，害處又如何理解，為甚麼自從它在三國曹魏時期入律以來，直到清朝都成為歷代法典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只簡單否定或著白肯定，未免顯得稚嫩和空洞。但就李侍堯一事來講，「八議」使鐵案迅速軟化，最後乾隆皇帝下詔：「罪疑惟輕，朕不為己甚。」改斬監候。也就是說，李侍堯判了個死緩。至於那個閔鄂元，因為此事做得合於聖意，而被調任到富庶的江蘇做巡撫。大約半年之後，乾隆尋了一個機會，李侍堯便走出監獄。乾隆皇帝授予他三品頂戴，命他赴甘肅「總辦軍務」，接著又任陝甘總督。自此李侍堯不僅獲得了生命，仕途也相當坦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李侍堯又轉任閩浙總督一職。《清史稿》稱李侍堯雖「屢以貪贓坐法，上終憐其才，為之曲赦」。又曰：「侍堯眷遇尤厚，屢坐贓賊，屢屈法貸之。蓋特憐其才，非以其工進獻也。」李侍堯病逝世後，乾隆帝賜銀祭葬，並賜諡號「恭毅」。李侍堯生前的所為所行，與死後備極哀榮的現實，如巨石投進湖裡，蕩起的漣漪由近及遠，深刻影響著人心。乾隆對李侍堯的所作所為，粗看和他的治國理念有矛盾之處，因為這位皇帝一直認為：「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一日之害；「斧鉞一日未加，則貪一日不止」。實際上，他對官員貪腐是有所區分的，並不認為李侍堯這類能臣之貪之腐和蠹國害蟲有關聯。乾隆時代，重能輕賢的傾向明顯。乾隆中後期，士大夫的道德操守日益懈怠，官員不以清廉節節相尚，出於能員的貪官倒不乏其人。帝王的這種理念直接源於專制的皇權思想。因為專制體制下，皇帝需要的是聽話的官員，哪怕他是一個貪官，



乾隆 網上圖片

但只要奴性十足，效忠主子，也會得到恩寵。這些貪官，喜愛的只是財色酒，根本不會公然挑釁皇權，不會導致皇權不穩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雖然也是皇帝思考的，但與權力的壟斷和獨佔比較起來，永遠處於第二位，甚至末位。這種邏輯，雖然沒有一位帝王肯明確加以表述，但觀其行為，卻大多如此。而且愈到皇朝末期，那些皇帝秉持這種邏輯的痕跡愈明顯，直至新王朝建立。緣何立國皇帝重食甚於重臣子個人的能力？皆因他們親眼見到腐敗對國家的侵蝕，親眼看到官員的貪腐怎樣激起民憤，親眼見到貪腐怎樣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親眼見到敵手如何摧枯拉朽。所謂能臣創造的價值，與貪腐巨大的負效應比較起來，不僅不如九牛一毛，而且連皇朝的基礎都敢於吞噬的人，哪裡談得上貢獻？但第一代帝王耳聞目睹的事情，後代帝王則是僅有耳聞無緣目睹，久而久之也就有一搭沒一搭了。以後新王朝循環往復，重走前朝路。反腐敗與認識腐敗，實際總在糾纏乾隆的心智。究竟哪一個更可怕？是腐敗可怕，還是將反腐敗的措施訴諸社會更可怕？是寬恕李侍堯這樣貪腐者可怕，還是將其一網打盡可怕？置腐敗於何地，粗看是反貪決不堅決的問題，其實與如何治國相關。《清史稿》曰：「人君馭群臣，既知其不肖，乃以一日之愛憎喜怒，屈法以從之，此非細故也。」誠哉斯言！可惜它只出自史家，乾隆們卻未必持這種誠見。（識貧，十一）

生活點滴

蒲繼剛

在漢江邊聽歌

有的歌曲，平時聽着可能感覺不到它的韻味和深沉的含義，但在特定的環境中，它卻會讓你浮想聯翩，甚至會在瞬間擊碎你的心。那一次，有幾個很要好的同學約好，在一起玩玩，聊一聊。我們像以前一樣，在襄陽市區的漢江邊見面，因為那是我們最開心的地方。美麗的漢水從秦巴山區流過來，在襄陽市區穿城而過，一衣帶水，把襄陽市分為兩半，不僅把這座城市裝扮得美麗妖嬈，而且還把這座城市澆灌得富足而安逸。我們找了個臨近漢水邊的茶館先坐了下來。已經是初秋，美麗的漢江清澈而又略顯淺綠。它舒緩地向前流着，如同一首美妙的樂曲，而江中穿行的船兒，就像這樂曲中跳動的音符。茶館裡的音樂響起來，先是一首《夢襄陽》，那是一首新歌，是讚美襄陽的。接着，不知怎麼響起了蔡琴演唱的《把悲傷留給自己》。蔡琴那低沉、渾厚、唯美的女中音響起來，我先是感覺很憂鬱，很糾結，然後，它一下子把我的心給擊碎了。如果這樣說出口就把遺憾放在心中把我的悲傷留給自己你的美麗讓你看走從此以後我再沒有快樂起來的理由我第一次聽這首歌，是在我同學的家中。當時就覺得非常震撼，把人生的悲苦、離愁別緒演繹得淋漓盡致，如同在一個秋風中的雨夜，讀柳永的《雨霖鈴》。後來，我又聽過不少蔡琴的歌曲，但在這種時刻聽蔡琴的歌，尤其是與我的這個同學在一起聽，似乎有一種巨大的悲傷把我覆蓋。同學的妻子（也是我的同學）已去世好幾年了。她38歲時因白血病去世，生命消逝在人生最美麗的黃金季節。我想起當時的情景，在火葬場的化妝間，她靜靜地躺在那裡，似乎甚麼也沒有發生過，可我們已是陰陽之隔。去和她告別的人們，有的在痛哭，有的在悄悄抹淚。我的腦子裡只是一片空白，幾分鐘後，我腦子裡才現出她昔日的音容笑貌。她曾經那樣美麗，有過不少追求者，在我們心目中，她似乎就是我們期待了許久的那個人，嫵淑、優雅、純淨、善良，像童話故事中的某個公主，卻實實在在站在我們面前。最後，是我的這位同學用自己的才華、毅力和聰明的手段才把她追到了手。因為他倆都比我們大一些，又早結了婚，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們便經常到他倆那裡去蹭飯，聽歌，吹牛，他們那間小小的房子便成了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聚會的快樂小窩。昨天的快樂還如此清晰，似乎就在眼前，而現在，她已在另一個世界。我突然感覺到：生命原來如此脆弱，冥冥之中，一隻巨大的手，隨時會把你推向另一個世界，讓你無聲無息地消失。天下了些小雨，我推開窗戶，鳥兒清脆的叫聲從漢江邊的柳樹梢上傳來。鳥兒在歌聲激越的生命，如同蔡琴的歌聲，在生命的旋律中跌宕起伏，如泣如訴。生命是實實在在的，在每個早晨或黃昏，生命都會像樹梢上的鳥兒那樣歌唱麼？不知她在另一個世界裡聽不聽得到鳥兒的歌聲，鳥兒的聲音是大自然的天籟，更是生命中的天籟，因為它總是在歌唱生命的美好……我總是想不通，美麗、善良的生命總是很脆弱嗎？命運總是刻薄地對待美麗和善良嗎？聽着蔡琴如泣如訴的歌聲，心情愈加痛苦，而世界卻依然這樣美麗，這樣紛繁複雜。就像漢江，不管你快樂還是痛苦，它都要義無反顧地向大海流去……記得從前，我們總是一起到漢江中去游泳，她的游泳技術不錯，比許多男孩子游得還好。在黃昏的晚霞裡，她在清澈的江水中自信而驕傲地暢游着，常常引得許多人的目光。她上岸後，站在白色的沙灘上休息時，烏黑的長髮在微風裡飄灑，夕陽籠罩着她，真是迷人。她是那樣熱愛生命，熱愛眼前平凡而普通的生活。而現在，她卻走入了另一個世界，讓我們這些喜愛她的人在這個充滿了未知與迷茫的世界裡艱辛地活着……那英演唱的《征服》的歌聲又響了起來：就這樣被你征服，切斷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堅固，我的決定是糊塗。就這樣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劇情已落幕，我的愛恨已入土。我們活在這個世界，是我們在征服世界，還是世界在征服我們？其實，征服又怎樣，不征服又怎樣？我們活過，我們愛過，恨過。是的，當人生的悲歡離合落幕，我們每一個人的愛恨都會入土。就像聖經中說的那樣：你生於塵土，必歸於塵土。你、我都是這個世界匆匆的過客。但作為一個過客，你是否真正愛過，恨過……



漢江在襄陽市區穿城而過。 網上圖片

古今講台

吳羊壁

炎帝神農氏

土地神，各區都有，各小區的土地神，應該只是神中的小吏。在更高層次上，應該有個主要的土地神。這個土地神，就是后稷。《左傳》上說，春秋時晉太史蔡墨，在與主政大夫討論各官職的時候，說過：「稷，田正也。」「田正」的「正」指主管的官，就叫稷。《禮記》上又說，「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穀。……故祀以為稷」。古代五穀食物通稱稷，所以田官是稷。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炎黃是炎帝和黃帝。炎帝是神農氏，也就是后稷，是主管大地的土地神。后稷的地位是很高的，是炎帝。我們祖先有炎黃二帝，都是古代了不起的領導人，炎帝讓人們學會耕種，有了物產，人類社會才能夠存在與發展。在這個基礎上，黃帝領導人民建立起社會秩序。前者是農，後者是政。農與政都有了，有社會

秩序，有農耕知識，我們的文明古國就發展起來了。在民間，至今仍然有各種祭拜古代聖人的活動，祭拜的範圍很廣，有神有佛，有受人崇敬的古代名人。例如正月初一，是元始天尊萬壽；十三日，紀念關聖帝君飛升；二月十九日，是觀世音菩薩佛誕，等等。神農先帝也是永受民間崇拜的聖賢，四月廿八日，就是神農先帝萬壽。以上所舉的例子，見台灣一九八五年版的《農曆諸神佛誕辰千秋表》（收在《全家福農曆民曆》中）。在中國，歷來宗教信仰是相當自由的，滿天神佛，各有崇拜者。神農先帝無疑是應當列位其中的。我覺得，神農氏，神農先帝，后稷，這位第一代教授人民耕種的古聖人，是非常應該受到萬民的崇敬的。我會叫自己記住，農曆四月二十八日這一天，要紀念我們的炎帝。不過，這裡有一個問題不易弄清楚：后稷，到底是指一種職位的名稱（推廣農業），還是一個人名？「后稷」是西周時的官名，這一點是肯定的。然而《史記·五帝本紀》

中，有一處說到，舜的時候，由於舜的賢明，成就卓然，於是「天下歸舜」，舜於是給多位賢能分配職務。這時有一句說：「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舜請禹去治水（「汝平水土，維是勉哉」），又安排后稷主持農事，這句話說：「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這裡的「后稷」，就是主持農事的人，沒有疑問。但是「后稷」在這裡是職位名稱，還是一個人的名字，就不易弄清楚了。「汝后稷播時百穀」，就是說：后稷，你來辦好農業的事罷！這句話的語氣，肯定說后稷就是「播時百穀」的主持者。這裡的「后稷」，應該是人名（上文說請禹去治水。禹是人名）。但是這句話的開頭又有另一個人名，棄。棄是不是即后稷呢？我到現在還沒有弄清楚。無論如何，我們對於主管大地，又在大地上發展了農業，使百姓有了穩定的食物來源，這樣的古代先人，永遠尊敬。這些古代先人，是炎帝，是后稷，其實都可能不只是一人，而是一個族群。因為從無到有掌握農耕技術，不可能只是一個人、一代人就能完成的。

古典瞬間

優入聖域的袁崇煥

龔敏迪



袁崇煥 網上圖片

《鐵圍山叢話》記載：蔡京曾經把自己能夠位極人臣視作偶然，稱之為「骰子選」，所以「人間榮辱，顧何足算！」無獨有偶，《國老閒談》也記載：楊億去祝賀丁謂參政時，丁謂也說了：「骰子選耳，何足道哉！」事實也確實如此，任何時代都有無數賢才被埋沒了，「學而優則仕」不過是一句令英雄氣短的話。同時讓人覺得：以仕為目的而學的志向，未免也太渺小、鄙俗了一點。所幸，歷史上也不乏不計個人得失，甚至不計身家性命，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挺身而出，正如林則徐所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那樣抓住機遇，實現人生價值，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士。這其中的一個名垂千古的代表人物就是袁崇煥。身當明亡清興的關鍵時刻，明朝廷在回天乏術的情況下，袁崇煥以萬曆四十七年進士的身份，挺身而出，投筆從戎。史書上說務實的他：「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厄塞情形。」說明他早已預見到了必將發

生的危機，而事先有所準備了。果然，出鎮山海關四年之後，努爾哈赤率兵十三萬，攻打孤立無援的寧遠，卻被袁崇煥的一萬守軍打得大敗而歸。努爾哈赤縱橫天下數十年，第一次嘗到了慘敗的滋味，還在戰鬥中被打傷，不久鬱鬱死去。這是明清的長期交戰中，明軍取得的首次勝利。接着，他又以堅城利炮和知己知彼的正確指揮，先後奪取了甯錦大捷和京師大捷，奠定了他作為清軍剋星的位置。正如劉邦對他父親所說：「原先你常說我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哥哥勤勞。『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封建統治者以國家為私產，只不過這塊肥肉過於龐大，沒有一些幫手是無法下口的。於是他們又面臨了與那些學而優則仕，以及不學而大權在握的幫手們，不可避免地展開了以私心為核心的搏弈。李自成的《登極詔》說崇禎皇帝「君非甚暗」，但「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就算年輕的崇禎極力想有所作為，但無法改變積重難返的現實，正如四周封閉的灶膛之火，只要幾個人遮住了灶膛口，那火光就無法穿透出來。崇禎在位十七年間，先後更易了五十個大學士，任免刑部尚書十七人，兵部尚書十四人，以各種罪名殺了七名總督、十一名巡撫。他辯解說：「朕所誅者是貪賊二字。」可是他自己的多疑忌刻，又何嘗不是出自「貪賊」二字？那麼他又憑甚麼「但要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呢？最終崇禎還是無奈地重蹈了永樂皇帝宦官干政的覆轍，其原因不也在此嗎？在對後金的作戰上，袁崇煥早就有了清醒的認識，所以他給朝廷的上表中說：「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眾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並且「事任既重，為怨實多。況國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可悲的是，這一切都不幸被他言中了。他也確實低估了事情的複雜性，以為花五年時間，可以解決戰事。結果卻不是死於敵人之手，而是給自己誓死保衛的人們凌剛者吃了，此時崇禎才二十歲。袁崇煥預見到了危險的結局，但他還是勇敢地承擔起了自己認為應有的責任。他在《邊中送別》這樣寫道：「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不為封侯。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他不顧「父母不得以為子，妻孥不得以為夫，手足不得以為兄弟，交遊不得以為朋友」的個人得失，毅然走上了為國捐軀的道路。以他敢走殺路，敢擔責任，敢犯上司，敢違聖顏性格，造成他最終的人生悲劇，卻也正因為如此成就了他轟轟烈烈的豐功偉業。可以說：他的學而優，不在於仕，而是已經優入了聖域的。

心靈驛站

靜靜的銀

陸蘇

靜靜的銀。也許是時光唯一捨不得帶走的一句話。再沒有甚麼比銀更嫵靜婉約，一如在木桶裡靜靜的雪花。再沒有甚麼比銀更從容、純粹，能經得起歲月的穿越，一如開滿鮮花的河流經過一張星光織就的漁網，流過去的河流依然是一樣的河流，留下來的漁網依舊是從前的網。走了太多路的銀，也會有風霜的痕跡，煙火的氣息，但只需一點點布絲，一滴醋，銀就光潔如初生。銀有始終童真的靈魂和質地。銀不愛說話。在葬族村寨，男子黑衣前襟上：女子纖巧的腕間、帽子上、胸前……：銀為鏈、為扣、為鐲、為環，眾多的銀飾齊集、簇擁，但銀大都是傾聽的耳朵。偶爾

銀很相觸，也只是細細地耳語著自己如絲般窸窣的方言，不打破「三大弦」談情，也不妨礙「阿細跳樂」。在花儿一般的姑娘身上，在滿頭珠翠、滿身彩繡的旁邊，銀是骨子底裡的珍愛，銀是從容淡定的驕傲，銀是不落俗痕的財富，銀是姑娘的聰明、美麗和勤勞。無論怎樣錦繡的裝飾，美輪美奐，都得不到如銀的護佑，得到了許多眼裡那間水銀澆地般的感動和羨慕。惟有那讓銀為飾的匠匠，最悵然。在偷閒的一秒，想起那雕銀錫、鏤銀鑲的分分秒秒，想起那些親手創造的美麗定格，今生，也許再無法相見，縱然相見，也再不能執手相看，互說惦念了。



靜靜的銀，深深的情。 網上圖片

版面變更：從本周開始，文匯園由原本逢周二、三、六出版改為逢周二、三、日出版。特此通知，多謝讀者垂注。